

書

經

要

義

夏書

禹貢

小亭任上作貢任土地所宜而洞貢也。陳東齋曰：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朱子訓一篇禹貢不過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數語蓋禹之治水只是先從低處下乎？若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上當愈甚。孟子亦云：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又云：此書多句爲文而尤嚴於一字之用，其條理精密而義例可推，固不待旁引曲證而後通，學者當玩索而得之。

禹貢首紀敷土，隨刊奠山川，三者爲一篇之綱領。下文皆其條目也。陳三山云：奠高山大川爲表識，乃經理大規模。蓋禹治水時先定山川以爲各州之綱紀，然後因其界分，相其便宜而施功。其正義想只如此。林氏謂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亦是一義。

冀州

成四百家曰。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此冀州境也。冀地最廣。兗最狹。冀今河東河北皆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一。舜分爲幽并。幽州燕薊幽涿朔莫等州是其域也。并州太原澤潞晉代汾絳等州是其域也。

朱子曰。既者已事之辭。載者始有事也。聖人做事。便有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漸爬疏小水。令至川。學者亦先識個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又曰。天下有三大水。江河混同江是也。混同

江不知所出。斜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爲澄海。澄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

林氏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概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旣畢。更治一州也。

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與。九水惟河爲大。水患亦惟河爲甚。

梁山北有龍門。河之險莫甚於此。此是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朱子

云龍門未經鑿治時其正道不甚泄故河水一派西袞入關陝一派東袞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耆工夫最多然賈讓云隳斷天地之性陳東齋非之謂只就狹處鑿而廣之恐是如此

自禹經始治之者曰載因繇舊功治之者曰修

太岳卽今河東平陽府霍山是也汾水出於太原西北靜樂縣南流經霍

山南至絳州西折入河樂河傳云東入於河誤矣大抵河東之水

八河者皆是西流

朱子曰從覃懷致功而北至衡漳

漳水二一出今遼州榆社縣秀容山是爲清漳一出潞安府長子發

鳩山。是爲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非是。衡水出遼州和順縣箕山。

卽地志所謂沾縣也。

東流經真定府冀州至阜城縣白胡盧。却另是一水。二

漳雖異源而下流至彰德府相合。經廣平曲周吳橋至東光縣。合衡水東北入於海。析而言之是三箇源頭。總而言之衡水獨流爲一。二漳相合爲一。却共是兩股水。故曰至於衡漳。

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入滹水。至霸州方入易水。衡水出輝縣蔘門山。由大名濟縣至臨清州入於運河。蓋衡漳恆衛諸水初皆東流入河。河南徙後方纔如今所云。其實非故道也。

水患旣息。土復其常。然後色性可辯而定田賦。

賦法九等。不是槩以此取民。只是將各州歲入底總數比較多寡而

定價高下。那數之最多。底便爲上。上數之最少。底便爲下。若取民則皆用什一。錯雜也。言其賦不一。純上上。也有間或出上中時。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

大陸依杜佑爲邢趙深三州地是

海中山曰島。傳謂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蓋諸夷不實其必貢。欲効誠亦不拒也。

碣石山昔在海濱河口。故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東北。故謂之夾右。蘇子瞻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為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當河之下流，其地廣平無高山，故河患惟此處為甚，所以禹先從此下手，而其成功也。又在諸州之後，今兗、濟、德、棣、魏、博、滄、景等州皆其地也。

禹之九河淪沒於海，蔡氏傳辯之既明了，諸儒強鑿之說又去看

他做甚麼

說雖沮卽是反雅固非謂為河濟之別流亦無可據

一說灘出漕州，江出濮陽，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會同者，諸侯見天子

之名也。與後江漢朝宗同。

堯賦在第九等。是賦之最薄者。而謂之貞何也。傳曰。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此語當大書於御座之右。

作十有三載。乃同朱子謂堯州水患最深。作治十三年。乃有賦治法。與他州同。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計之。則此州水平爲後他州五年。其說較傳簡而明。

又曰。洪水之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用功處多在河。所以於堯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專爲治河也。堯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澶衛州也。若其他江水兩岸。多是山石。想亦無泛濫之患。禹自不須大段去理會。

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其貢不過衣服器川之物。所謂惟正之貢也。

海岱惟青州

熊氏曰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之境。舜以其地曠隔。故分爲營州。今岡南之平蠻等處是也。襲慶府卽今兗州府。

青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廣漠而斥鹵。

蔡氏曰貢物不以精麩爲叙。而以多寡爲叙。青州鹽居多。故叙於先。他倣此。

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卽魯境東南連淮海北至岱西與冀東兗豫相接亦東方一形勝也

淮雖源於豫而其泛濫爲患則在乎徐故於徐首言淮之治而沂次之按徐有三沂一出尼山經魯之零門一出冠石山一出蓋縣艾山今爲沂州沂山惟此水爲大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

蒙山卽語東蒙在今沂州費縣羽山卽鯀殛處在今海州贛榆縣大野濟水之所絕曾氏謂在徐之西兗之東按輿圖乃今兗州府西南濟寧州鉅野縣今其澤已涸

東平今爲鄆城縣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

淮沂久而後蒙羽藝事之相因也。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徐土色赤而質埴墳埴謂黏膩細密較黃壤雖次一等然亦土之最
高者

夏玄雅反。訓以五色江淮之間謂雉五色皆備曰夏翟。

桐以向日孤生者爲良。

浮磬從傳前說石露水瀆若浮於水爲是磬聲清越取輕浮者良。
玄纁縞三色繒也。

桐磬珠魚指其物而詳其地者蓋惟此地之所產爲善非徐州之產皆可充此貢也。此說是集傳所未盡。

淮海惟揚州

揚州在地東南隅北距淮東南至海閩粵雖上古未通亦當在五長
管下矣西抵荊州在桐栢衡漳之界其地乃今淮與江東西及兩
浙等處熊氏謂建都江南者僅可偏霸是他只見得已徑恁地說
至明大祖由金陵北逐胡元恢復二帝三王之天下則大不然
矣由此觀之世變無常其不可執古而論也大率如是

朱子因論楊豫二州經歷古今不同云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貢不
著不僅二州然也

彭蠡所謂鄱陽湖者是也既豬者泛濫既去衆水已有所容而下流
入江餘波又有所洩也

陽鳥謂鴈鴈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蓋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

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是與日進退也。

三江既入。入於海也。

朱子辯三江之說。謂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固已明矣。陳東齋乃云。古有九河。後合爲一。古有滎澤。後涇爲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不有三江。而後或合爲一乎。凡舍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爲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跡之舊則難也。亦似有見。

震澤大湖也。大湖卽五湖。爾雅謂之具區。按震澤跨三江上流。三江既入。是下流已順了。這澤便底定而不震動。亦事之相因者也。

土塗泥故其田下下。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

吳臨川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韓子贍曰。橋。柚。苟。常。貢。則。勞。害。如。漢。唐。荔枝。矣。

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因江以入海。然後達於淮。泗至吳夫。差。桐。溝。通。水。與。晉。會。黃。池。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爲。禹。跡。也。吳。臨。川。謂。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橫。溝。築。堤。壅。水。在。溝。中。若。舟。行。必。須。推。挽。二。水。實。未。嘗。通。流。也。朱。子。謂。據。今。水。路。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亦。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考。其。是。爾。今。人。強。爲。之。解。釋。終。是。可。笑。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荆謂南條荆山。見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山也。以衡陽爲至者。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按荊州卽今湖南北之地。其地北接雍豫南逾五嶺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等夷亦甚廣也。朱子說禹貢所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愚按非獨南方卽北地也多如此。想只是古今山川名稱有同異水道分合通塞多變遷故爾。若說他不曾遍歷天下只得圖說作此一書恐未必然。

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朱子云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荊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於朝宗然。集傳本此。

陳新安云。九江朱蔡以洞庭湖當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謂江南凡水皆呼爲江。禹時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今年代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以今水證古水。而闕之亦可也。

按小水合大水謂之過。九江之水。雖不止於江漢。然亦爲江水所過。相會以東而入於海。故曰水道甚得其正也。

王氏炎曰。沱江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爲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沱。沱卽古潛字。今松滋爲潛縣矣。按江陵府南郡今爲荊州府江陵縣。潛江縣在今承天府西去松滋二百餘里。王氏以松滋爲潛縣。竊恐不然。

雲夢跨江南北。雲澤跨江之北。夢澤跨江之南。蓋地之近於江者也。朱子說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今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

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則貢止此耳。玄纁絳色幣也。其染凡六人而成。是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龜千歲蒲尺二寸。謂之納錫者。明其非貢物也。

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達也。

荆河惟豫州

朱子云。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

達許多。

謂東西南北各五千里。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際海處。

蓋四方道里適均。

故古人於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也。其地北距河南，抵荆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爲河南府，號郊鄭汝來蔡唐鄆汴宋等州之地。

伊自盧氏縣閭嶺發源，屬今河南府。集傳以爲出上洛縣南熊耳山，是他從山海經之誤。又云：伊水至洛陽南入洛，而灋水入洛，則在偃師縣，却是顛倒說了。今灋分明傍府城東門南入於洛，而至偃入洛者，乃伊也。灋水在府西七里橋，亦南流。

黃河今自歸德府西六十里寧陵縣南入渦口，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淮。

滎波集傳謂二水名，漢孔氏只作一水。其澤在今開封府西鄭州北。

五十里

南濟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孟豬澤在今歸德府東北九十里虞城縣西北十里

高地則壤爲沃下地則墳墟爲瘠

田中上是第四等賦錯上中是第二等而間或出第一等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卽今全蜀之地謂之華陽者華山之南漢中府東西一帶皆是
○王氏曰後世爲巴蜀今四川地也

岷山在茂州西北直上六十里江水出此

興元府西縣今爲漢中府沔縣嶓冢在府西三百里寧羌州北九十

里山形如豕。漢水所出。東流爲漢。

沱水在城都府北。新繁縣出岷江。東流經縣南。繞成都左。西折入於江。潛水出漢中安陽縣潛谷。西南入漢。安陽今爲洋縣。潛卽潛字。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傳曰。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明其非荊州之沱潛也。

陳東齋曰。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蓋紀梁州之山終於蔡蒙。紀雍州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

和夷地名。嚴道西有和川。夷人居之。

土只言色而不言質。質不一也。

賦錯之義只是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集傳說得甚好。或以歲有豐凶。戶有增減。言者皆所不取。

葉氏說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按西傾山在今洮州衛西南。洮雖屬雍而山南却是梁地。桓水出於此山。故西傾之戎貢必因之。司馬彪謂西羌卽西傾。羌傾字之訛。恐是如此。文按西傾有墊羌二水。而無桓水。與書上不合。得非今昔

水名之
或異與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地。秦漢曰關中。周之岐豐鎬京皆在焉。熊氏云。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合天下形勢言之。所謂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四塞以爲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爲界。而又西接弱水流沙之地。則其土地之廣漠亦可知矣。

弱水在今山丹衛南。其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蓋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林氏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之自然也。

水北曰洩。書言涇屬謂洩者。涇水北注故也。集傳以洩爲水名。恐非。如云漆沮二水合於糴州之南是矣。下面却說至同州朝邑縣入

渭又疑漆水出扶風者。入渭在澧水之上。這是他不曾親見得西
北水勢。只就紙上恁地揣摩說。漆自是扶風漆溪之水。經永壽縣
界至耀州南合沮水。東南流至交口入於渭。而澧水入渭處却在
交口上百有餘里。正所謂渭水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涇水北注
之漆沮東北注之者。傳乃差舛如此。後人不能考其實。因此遂將
自朝邑入渭底洛水都認做漆沮了。此亦釋經不明之害也。

朱子嘗言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
北方卽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蓋當時南北分裂。江南諸儒說
北方山水。往往不合者。職此故也。

終南山在今西安府城南五十里

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

土黃壤最貴。故雍田上。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荆賦較田升之極。故傳曰地澗而人功修。雍賦較田降之極。故傳曰地狹而人功少。貢只是一類物。皆言惟。

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呂氏曰。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脈絡。此作書之妙也。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鄭玄謂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

岷山爲正易列。其說亦皆可取。若以蔡氏二條四列之言而直以
此爲謬。則不可。

岷山在鳳翔府隴州。岷水所出。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
山者。皆古之岷也。集解取之。岐山在府東五十里。岐山縣東北山
有兩岐。亦名天柱。

朱圉在鞏昌府伏羌縣南。熊耳在西安府商州東南。外方在河南府
登封縣北。陪尾在德安府應山縣西北。俗呼爲橫尾山。

蟠冢在梁州漢水所出。荆山襄陽西南。內方荆門州東北。大別漢陽
東北。皆荆州山。漢水所經。

朱子云。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

去處道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

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

禹貢過字有山過水過人過三義如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

朱子曰先言山以爲水之經故此言水爲山之紀陳新安云導山之役分爲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爲濬川之經始下文導水詳言濬川之源委乃叔上文隨山之成功

弱水出甘州山丹衛羗谷。經高臺鎮。夷至肅州西北。正者入合黎。其餘波入於流沙。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黑水傳謂出張掖鷄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海。按張掖卽今甘州鎮。黑水發源鎮西北三百里合黎山。但不知合黎就是鷄山否。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沙州却在合黎之西。西夷之水南流入於南海者。凡四程。氏以西珥爲卽古黑水。近是。或云出南廣汾關山者非也。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禹於此二水亦不曾大段費力。一則導之使入流沙。一則導之使流敷外而已。

朱子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

積石山在河州北一百二十里。兩崖

如削貫河中流。此河入中國之始也。按元史積石在
鹿巖西南。其山最高而綿亘遠。意者此或其一支與。又東乃折

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

以行。禹功於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於底

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

洛水之內也。至大伾而極。大伾在今大名府濟寧縣始折而北流爲東河。

至克州分而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河流於是終矣。河爲四瀆宗

其發源西北。故叙中國之水。以河爲先。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

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言河之本末曲折莫詳於此。

王氏炎云。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歷漢元光。永光。凡五徙。

至王莽時。河遂行深川。夫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道於相魏之南。

則山澤在河之斷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方氏曰又云建紹後建炎紹興宋高宗二號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

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水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陳新安以爲方氏得於身經目睹。與諸家據紙上說者不同。愚謂須與王氏說參看。則河徙之初終曲折。纔得分明。

按三代下窮河源者。自漢張騫始。所見疑如山海經相似。後此則唐薛元鼎。其說却與騫不同。集傳是之。而不知其猶未的也。至元郝

實爲招討使，入吐蕃訪之，乃得其源於積石山西北，曰星宿海。河初出海時，其色白，東北分九派流，旋合爲一，始渾濁，流一千四百餘里，至崑崙西南，循山麓東行六百里餘，折北轉西，過崑崙背西流三百餘里，又折一向東北流，經析支積石關至蘭州，共四千五百餘里，此河入中國之始也。自蘭州至西受降，折東七百里餘，至東受降，始折而正南流，至華陰東潼關，通計九千餘里。東折至大伾，又北折由泮水大陸，至碣石入于北海。此禹貢所載河故道也。今乃南徙，分三道入淮：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口，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

近世河南徙新道也。夫河既失其故道如此。而讀禹貢者猶欲執書以求瀕河山澤。貫河支川不亦難乎。故程氏曰。自洛汭以上山水稱名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復不可究辨。蓋河既變遷。人知新河之爲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與。

傳謂彭蠡卽今鄱陽湖無疑。其辯漢水東匯之誤實本於朱子。朱子乃取鄭渙仲東匯以下十三字爲衍文之說。而曰予既目睹彭蠡有源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朱子嘗守彭蠡之上二年。乃得究觀其山川地理之實。而知經文之不能無誤如此。

九江之爲洞庭。朱子旣以從胡晁二家爲是。而又以經文凡例通之。謂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捷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此是導岷岐荆山而逾于河。以至碣石之例。陳新安云。方氏回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經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而謂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以此觀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流而出。爲滎。然其性勁。實能絕大河中。而出爲滎也。程泰之謂滎非濟水溢出者。其妄不辨而明矣。

按濟水故道。原從滑入濮。過梁山。灤會汶水。東北入于海。今河濟俱

下豐沛。合泗沂而入淮矣。或曰。自新莽末。濟水同河入海。是潁河之地。已無此水。後世建置郡國。如濟州。濟北。濟陽。濟南。曹濟之類。皆是沿襲舊名。而實未之審也。

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澧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又總言於此也。

王氏矣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於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

焉。

上文各州惟舉一隅。此蓋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林氏曰。九州辨之悉矣。至此又言其所以同。

底慎是心。則壤是法。讀禹貢者。但知其法。而不知其心。便是不曾讀林氏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邵。賜姓姬。有土有社。昔故有矣。至是徧錫之。

台朕皆禹自言

五百里甸服

朱子曰。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爲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又云。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各不同。亦舉凡例互相見。顧氏謂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

此以下因水土既平而言弼成五服之事

五百里侯服

采如今之職田。卿大夫食邑也。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此。○侯服惟言邑國者。畿外主於封侯亦互相見

五百里綏服

綏訓爲安。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集傳云。綏服介內外之間。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者如此。林氏謂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陳東齋曰。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也。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者異矣。

綏服漸遠。王畿故主於撫安。亦互相見。

五百里要服 荒服

聖人之治。詳內畧外。觀五服名義。則其不務廣地而勤遠略可見矣。蓋當先王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上言疆理。止以五服爲制。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之。陳氏云。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此傳所謂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陳新安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微意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德以爲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聲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董氏謂讀此篇者毋求作貢之法當求其祇德之心得之矣

甘誓

陳新安曰禹征苗已有誓專書一篇則自此始可以觀世變矣虞書言誓其後變爲嗟又變爲猷

陳東齋云凡背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皆威侮五行也新安謂蔡氏以暴殄天物爲威侮五行是偏以質具於地之五行言之陳氏兼以氣行於天之五行與五行之理言愚按合二家之說其義如備故董氏亦言與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者同意

新安謂恭之一字為此篇之綱領得其要矣

吳氏涑云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啓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陣亦曾從家學素講明來董氏鼎亦言禹固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習於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爲王者之師與

五子之歌 張氏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再傳至大康一盤遊川便至失國以禹之德之功不能蓋也嗚呼前人之功

德雖大而不
可恃如此

此史言五子作歌之意其歌五章一章切似一章陳新安曰五歌節奏有序若出于一意者是從傳後說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民惟邦本二句。集傳下一且字是進步說。不蒙上文陳氏雅言以蓋字易之。却是承上句而推其原。謂民之所以可近而不可下者。以民爲國之本。民安則國亦安。人君於此。其可下而不近之哉。其說似優。

陳三山曰。此章言國以民爲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爲本。以見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於逸豫不敬也。

真氏謂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數。靡不由之。際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爲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故曰。觀舜皋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

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

經常無訛是之謂典。中正有準是之謂則。蓋治天下之典章法度。即

所謂事理當然之極也。

指人倫物則說

關通和平互文耳。傳云。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

關買賣物價也。折閱

謂損其所賣物價也

言關石則量度可知。典則是本。關石是末。本末具備其爲子孫慮誠詳且遠矣。

先儒謂太康失國由於不敬慎爾。故五子之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是乃一篇之綱領也。

孔子於詩取小弁。於書取五子之歌。皆以其溫柔敦厚怨而不怒也。

故傳曰忠厚之至也

胤征

朱子謂日至明中有暗處。望時月與日正對。無分毫差。故爲暗處所射而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

穢渠魁義也。赦脅從染汚仁也。所以爲王者之師。後世爲天吏者不可不知。

傳謂羲和助羿爲惡。而仲康勢未足以制羿。故胤后正責羲和贖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陳新安曰。觀齊從之語。羲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於羿勢既未能鋤

其根株不可不剪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禿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興師誓衆。如臨大敵哉。陳氏此說可謂能羽翼集傳矣。

董氏謂承王命徂征。征伐自天子出也。干先王之誅。法令自先王制也。奉將天罰有罪乃天所討也。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仲康蒞政之始。命將出師。而胤侯之誓如此。則大本正大。權立而大奸懼矣。是卽所謂仲康猶有以制之也。不然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哉。

商書

湯誓

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其誓。湯反之之功。恐是精密。如湯誓與桀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

此節見夏之天命已絕。湯所以順乎天也。董氏云。莫大於天。莫尊於君。君承天而臣承君。則爲治。君逆天而臣逆君。則爲亂。湯初不敢逆君而爲亂。而桀則不能承天以爲治。彼既多罪。天命殛之。則我非敢稱亂。而迫於天命。有不獲已。故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湯之所以順乎天也。

此節見夏之人心已離。湯所以應乎人也。

湯之誓師。拳拳以天爲言。曰。天命殛之。曰。予畏上帝。曰。致天之罰。見伐桀者。非我也。夫也。

董氏云示之以賞罰者誓師之體不得不屬士氣而一人心非誘以利休以禍而強其從我也愚謂聖人之心固是如此然可以觀世變之說集傳亦然有見

仲虺之誥

湯之慙慙於遂君而代立故曰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又恐來世藉以爲口實者蓋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前無是人無以藉口耳苟一爲之則後有潛蓄不軌之心而驚然以逞者其不借以爲辭乎此湯之所以恐也

此仲虺推天爲民立君之意以釋湯慙見湯之順乎天也

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謂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足

之。朱子曰。是集傳困之。

德懋懋官。至彰信兆民。根本只在不邈不殖中。故傳曰。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用人惟己。謂其能如自己出。只是不忌能於人底意思。

陳新安云。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一言始。遂開萬世言仁之端。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爲體。寬爲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愚按此寬與仁。皆以愛言。只是仁之用耳。然其體則心之德也。

此言天下歸商之久。以釋湯慝。見湯之應乎人也。○今觀湯征伐之時。唐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呂氏謂世降而道不降。誠哉是言也。

推亡固存一句是總結上文意林氏謂此栽培傾覆天道之自然也
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去之有存之道則輔而
固之桀有亡道湯因其將亡而推之果何心哉而朱子亦言推亡
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與集傳不同

德卽人之所得於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謂之大德者以其全體
大用無非大也陳東齋曰德不大則枯於偏如夷清惠和各有偏
之弊何以建中湯德本太又欲其懋昭之然後能建中以範斯民
所謂皇建其有極也

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蓋動而以義制事則行於外者合宜乃大德
之所由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也靜而以禮制心則存於內者

合理乃大德之所由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也。故曰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爲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反著求禮義自治。如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朱子曰湯武反之也。便是也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爲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罔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是凡人。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自是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傳謂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蓋本諸此。

又云禮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皆是。

垂裕後昆禮義之澤傳之無窮也

傳以能自得師一語爲帝王之大法後之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道自是如此欽崇云者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已也

陳新安云仲虺釋湯之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旣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者如此是則所謂忠愛之至者也

湯誥

古之聖賢開口便說天說上帝朱子謂其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降衷便是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

衷只是中。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又曰。此蓋指大本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明。故集傳只以無所偏倚訓之。

又曰。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而言則謂之性。猷卽道也。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陳新安謂若有恒性句。諸解皆屬下文。獨蔡氏屬之上文。若字本輕說。克字方重說。天賦人受順其自然。本有恒性。此時君無所容力於其間也。至於修道之教。使人各安其道。方有賴於君焉。諸解以惟后對惟皇。上帝作兩般說。蔡氏以帝衷民性。后綏作三般說。故其說最優。

六經言性實權輿於此。故真氏曰。開萬世性學之原則。自成湯始。

朱子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或不如此。便是失常理。天莫之爲。而爲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是如此。

戮當作勦。戮力併力也。左傳。戮力一心。

賁若草木。連上句。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簡閱也。朱子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我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是繳結篇首降衷有性。綏猷之意。林氏謂天降衷于民。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爲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以安厥猷。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爲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

君之罪也。故曰罪在朕躬。

克忱曰：尚有終日，亦皆不敢必之辭。故林氏曰：湯誥一書，多兢業之意。

此兼人已而言，不特湯自謂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於此也。陳新安曰：此篇見成湯明命性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凜凜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圖終之道，真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

伊訓

朱子曰：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伊訓太甲等篇，又好看似說命。

集傳於元祀十有二月，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

是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也。與春秋春王正月胡氏傳同。

陳新安曰：此元非卽位之本年，乃卽位之次年。先王崩崩年卽位，逾年改元。以崩年之十二月爲後王元年之首月，蓋以正朔行事也。按商正建丑，是以十二月朔爲歲首。

傳主太甲嗣仲壬而王則卽位，樞前居憂殯側，皆以仲壬言。而朱子於孟子集註，却兩存趙程之說，爲中間年代不可紀故也。又云：伊尹奉鬯，王祇見厥祖，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之事同。意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觀此則蔡氏之說也未敢盡信。又按小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註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而史記乃謂湯後有外丙。

仲壬二王蔡氏力主之。邵子經世書又却與孔註同。再以陳氏此元乃卽位次年之說證之。蓋湯已葬于桐而立廟也。奉嗣王祇見厥祖又何疑。

人君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此也。

陳新安云。此一節言湯以德得人心。今王繼先王之德。當以孝悌之順德而通乎千萬人之心也。推言云。孝悌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爲法。盡吾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爲準。此卽謂之建中建極也。

紀者綱之紀也。人紀與人綱對。綱謂三綱。紀謂五常。修則品節之也。上文欲太甲立愛立敬。故此言湯之所以修人紀者。蓋湯以修人紀自任於身。吾身有一毫之未盡。則於人紀必有一毫之虧。凡於今古之善與上下人己之間。各盡其當然者。皆修人紀之實也。

德日以盛。指處上下人己之間。各盡其道言。業日以廣。指由七十里至于有萬邦言。故曰。此八字是一章關鍵。

茲惟艱哉。是以先王艱難起家之事。告太甲。欲其信守之也。殉如殉葬之殉。謂以其身陷於貨色之中。死而不顧也。

不諫之刑與貪墨同。或疑其過者是只知貪賄之有罪。而不知貪官不諫者亦有罪也。朱子曰。君臣一體。不得不然。成湯之制官刑。正

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處何疑之有哉

尹言先王之制官刑蓋當時太甲左右必有以歌舞貨色等惑其君者觀太甲上篇不使狎於弗順可見陳新安曰前章述湯德以勉其善此述湯刑以防其失勉其善在啓發其愛敬之良心防其失在禁遏其欲縱之私心也

祇厥身是指太甲下手用功處一篇之綱領也蓋能敬其身則百善從不敬則必納此身於風愆矣故敬之一字乃治三風十愆之藥石也

傳謂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天命禍福指惟上帝不常三句說人事禍福指爾惟德罔小四句說皆警動太甲之

心而冀其必聽也

大甲上

朱子曰伊尹之言極痛切遂感得大甲如此又云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問伊尹故

太甲周公攝政事亦相類。當時不疑伊尹而疑周公。豈世變耶。潛室陳氏曰伊尹以義正君共義光明人人信得及。周公以恩睦親其心忠愛懇惻間隙易開兼伊尹聖之任。視世間一切難事一擔擔了。不管人言。周公思兼三王百事問密詳細須盡物情。所以人或不敢言。或敢言。要之伊尹如秋冬肅殺。周公則太和元氣。人之疑不疑。聖賢所不計。

一說阿保通保其君如阿阿大陵之有助者平其囷如衡衡物之輕重取平者

朱子曰古註云顧謂常目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

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真氏云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豎湯之厥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蓋聖人之心未嘗少忘乎天而上天之心亦未嘗或忘乎聖人也

此言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於先王能明德以得天下與伊尹出身以左右先王也豈可忘先王而不念忽伊而不從哉故篇中節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收結之其告戒者切矣

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陳新安曰無終則累於相臣不君則辱於乃祖仍是以先王與尹躬儆之也

王惟庸問念聞六字作一句讀。謂太甲以伊尹之言爲常無所念聽也。

啓謂開而發之。迪謂順而導之。

儉是儉約之儉。不侈然以自放之謂也。真氏曰。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蓋太甲之病在於欲縱。慎儉德懷永圖。此正對病之藥也。

括矢括是矢之尾末。岐而銜弦處也。虞人之射機既張矣。尤必省其括之合於度。然後釋之。則發無不中矣。君子之處事亦猶是也。天下萬事莫不有度。君所以爲度。在欽其所當止。率乃祖之所行。然祖之所行亦卽其所當止也。伊尹特恐其察之不精止而或非所。

當止故以率乃祖攸行繼之

顧諟天之明命至罔不祇肅言湯之敬也。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勉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陳新安云。此章仍是以先王始之以尹躬結之。王能欽敬而有終先王之望尹之幸也。王不能欽敬而冒覆非先王之望尹之不能盡其責也。其告戒拳拳言言忠愛如此。

陳三山曰。習爲不義與性俱成。新安曰。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恆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恆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恆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恆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若性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

克終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張子始剖判言之。而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新安說性學源流甚分明。

伊尹營宮于桐。以居太甲。固善處君臣之變者。然必自任以天下之重。如尹開國元老。又受先王託孤底重任。而大忠至公者。方可如此。豈後世泛然之大臣所敢爲哉。

只看王徂桐宮居憂一句。便見謂宅仲壬之憂者。分明是誤。

太甲中

太甲克終厥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蓋君子能置人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今太甲翩然改悟。庸非天陰誘其衷乎。若人事不盡。而一誘於天。則又非聖賢以人合天以義。

合命之道矣

朱子曰古者天子尊師重傅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首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

真氏謂奉身當有法度嗜欲無節則敗度修身當有禮儀縱肆不恭則敗禮二字乃太甲前日受病之源故至此首以自責

允德二句皆本修身說惟允德故能協下德協下故補爲明后此修身之驗也

惟明后三字與前不明于德正相應

孝恭明聰四者修身之要懋德之目也

朱子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

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如此說惟字只作是爲看。訓思字恐非。

太甲下

真氏曰。敬仁誠並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也。呂東萊曰。君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天位所以惟艱也。

此因尚賴匡救圖惟厥終之言而進圖終之道也。

真氏曰。惟是云。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前言敬仁誠。茲獨總之以敬者。蓋敬而後能仁能誠故也。陳氏雅言曰。伊尹於此語先王用功之要。則曰懋敬厥德。語用功之極。則曰克配上。

帝蓋徹上徹下以告太甲者也。能敬則必能仁而且誠。能配上帝則天親民懷而鬼神亦無不享矣。傳謂舉其一以包其二者此也。此告以進德之序也。陳新安謂觀法先王豈一蹴能至。目下自邇欲其希賢進德之有序也。

前言終始慎厥與則慎終爲重。此言慎終于始則謹始爲重。固當謹終常如其始而圖終尤當先善其始也。

朱子曰。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如何會不治。道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自無輕民事。至必求諸非道。皆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董氏曰伊尹之於太甲方其未悟也惟恐無以善始及其既悟也又惟恐無以善終先憂而喜後喜而憂拳拳忠愛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如此

咸有一德

一德二字是此篇之綱領○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自克夏至沃丁五十三年

常厥德卽下文所謂德惟一。一可以包常常則一之無間斷者也

一德謂純一不雜蓋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間雜之猶易之恆中庸之誠也

不雜不息惟純而不雜所以久而不息朱子曰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

一則動合天理天理無往而不吉二三則動從人欲人欲無往而不凶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朱子謂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蓋太甲自怨自艾。是始能自新了。然終或間斷。便非日新。故尹告之以此。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惟有一德。然後可謂之日新。惟能日新。然後方有這純一之德。日新便是成湯昭德檢身底工夫。伊尹告太甲以一德。而又必告以日新者。欲其以日新爲一德之要也。

伊尹既告太甲以一德。又恐其任用非人。則心志蠱惑。德不能以純一。故又告以用人之道。爲上則欲輔成君德。爲下則欲潤澤生民。是言臣職所繫之重如此。故任用之始。必其難其慎。以防小人任用之終。必惟和惟一以待君子。蓋言用人之當一也。君德之一。未

始不由於用人之一。用人之一亦足以見其君德之一。此說只依傳發明爲是。

四箇爲字。朱子並作去聲。言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問如逢君之惡也是爲上而非是爲德。爲宮室妻妾之奉也是爲下而非是爲民。曰然。伊尹告太甲便恁地分明。恁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又云。前三篇許多說話。却從天理窟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

朱子曰。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白庸德。

曰一德常庸。只是一箇。又曰。一故善。二者善之原也。

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協于克。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

者。

或在此爲善。或在彼爲不善。或在
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

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爲至

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克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

陳東齋曰。有專一之一。終始惟一。是也。有統一之一。協于克一。是也。

無一善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間然後盡。一德之全體。尹旣言惟一

之旨。復明協一之義。德之所在。初無常師。凡主於善者。皆所當師。

謂博而取之也。善有萬端。亦無常主。必協合。統會于克一之地。謂

一以貫之也。雅言曰。仁義禮智皆德也。德何常師之有。以言乎仁

則自親親仁民以至愛物皆仁之善所當取以爲師者也。以言乎
義則自從兄敬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以爲師者也。則德
主天下之善者無不師而有以盡夫博矣。然善亦何常主之有。仁
之善雖有萬端貫而通之則凡所謂仁者皆本於吾此心之一理
也。義之善雖有萬端融而會之則凡所謂義者又皆本於吾此心
之一理也。則善原天下之一者無不協而有以會夫約矣。蓋德而
師乎善此資於人者也。善而協于一此反諸己者也。此二條俱是
依集傳說

張南軒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爲尤
精

陳新安曰：觀德觀政，欲太甲致謹於脩德行政之際也。德則一德政，則一德之見於行事者。又云：一德雖全，尤不可以自足。矜心一生，而匹夫匹婦有懷，不得以自盡，則一善之或遺，卽一德之有虧。何以大有成於天下哉？亦是依集傳說。

盤庚上

問商書又却較分明。朱子曰：商書亦只有數篇如此。盤庚依舊難曉。曰：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會見大故爲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按上篇總告以利，下二篇分告以害。林氏曰：遷都利害甚明，而臣民傲上從康盤庚，非不能奮其剛決也。蓋從容開諭，使其曉然中心悅從，以共享安利，所以爲王者之政。

殷在河南偃師。按殷是亳西底地名，今爲偃師縣，屬河南府。耿在河北。○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

陳東齋曰。京師爲諸夏本。國都定則四方安矣。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國遷之本意。故史總述於篇首。

凡言若曰者。或臣述上旨而代作。或史撮大意刪潤之。傳從下句。做上是違王命而不肯從。從康是懷久安而不爲。後日慮陳三山謂二者乃羣臣不遷底病根。故直指而戒之。下文反覆申言可見。

黜乃心無傲從康爲三篇之綱領。而傲上從康二者便是他那當黜底私心。陳氏梅叟曰。盤庚戒論羣臣。惟汲汲於治其心耳。黜乃心。再見於首篇。承肩一心。申嚴於中篇。不宣乃心。不暨予同心。有戲在乃心。各設中于乃心。又條見於中篇。至于歷告朕志。敷心腹腎腸。無并開心諭之也。此之謂以心格心。

陳新安云。民用丕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敬下化如此。下文責今日世家不能然也。

舍德是掩晦遮蔽底意思。與上面不匿厥指正相反。

言不欲遷者徒爲順民之虛名。遷則爲安民之實德。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固有德及人矣。今汝又能率民遷茲新邑。便是世有精德也。蓋當時在位以順民不遷爲有德。故戒而勉之如此。

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皆相顧成文。

漁民以不遷是謂先惡。既先惡于始。又護疾于今。後雖悔之。身無及矣。

器惟新者。只是證那人惟求舊。謂喻新邑則誤。

此章是申言前圖任舊人之意

用罪就不從遷說用德與前施實德略同是就從遷說
致告謂欲其轉相告語以當時所諭惟在王庭者故也

陳東齋曰世主之懦者惟知徇人事所當爲慮拂人情而輒阻其果
者惟知徇己事苟當爲遽拂人情而不恤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
失已外不失人所以爲兩全與

盤庚中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言爾民不得安居此我心之憂而至於困者我
憂爾民之憂如此而汝不憂我心之憂是與先王時保后胥戚者
異矣

何生在上。吳臨川謂今日偷生後日必死。何能有生命於天乎。
迺續乃命于天。與上文何生在上相照應。言我今因水患未至而遷。
是正迺續爾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

神后謂神靈在天。高后謂功德崇高。先后則泛言商之先王。集傳以
高后爲成湯。陳新安謂三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愚按湯首
遷亳而商之功德亦未有高於湯者。蔡氏得之。

自失于政。至崇降弗祥。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
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這是說大意如此。

問殷俗尚鬼。故盤庚言先王與臣民祖父降災降罰。亦以其深信者
導之爾。豈真有一物與之周旋從事。日用間耶。朱子曰。謂真有一

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後論高宗夢帝賚良弼又云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容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其於他處言鬼神亦每每恁地說蓋欲人潛思實驗自曉然見得爾

陳新安云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止緣羣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各設中于乃心則不偏之準自在胸中而利害分明不至爲私已計矣不然則人必倚汝身迂汝心也

盤庚下

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懋建大命言命雖在天而所以立之則在我也蓋當時臣民做上從康習於戲怠未遷則憚以爲難既遷則

苟以爲安。是必懋勉而後能建大命。必無戲怠而後能懋勉。故首以此戒之。

敷心腹。腎腸言無一不布露也。陳氏云。朕志下文所言是也。下文自古我先王至用宏。茲實言所以遷之意。以諭臣民也。自邦伯師長至篇終。既遷之後。言欲爲之意。以期羣臣也。此之謂朕志。

凶德謂民受水患。適亳依山而不復患。河圯所以降其凶德也。嘉績是美功。又成美功于我邦。謂湯由亳而興。有天下也。

自多于前功以下。朱子嘗疑之。而陳新安亦言是難曉。今姑依集傳可也。

式或訓用。不如敬字。義長。始終不貳之謂一。欲其永久守此一心而

不變也

陳氏曰：前告衆民，後告羣臣。言幾皆有惻隱之仁心哉。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惻隱以愛之，我其懋簡楫爾。爾當念我衆而不忘，敬我衆而不忽也。好貨之人，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不屑任之，敢於恭以生民生而安養人者，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欽之，今我既進，告爾以朕之志，所願與否，敢恭所願者，好貨所否者也。汝當無不敬我言也。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申，不屑好貨之戒也。敬我之所若，而以生生自庸，申敢恭生生之訓也。爾其敬敷爲民之德，而永肩一心焉。此篇始以朕志告百姓者，欲其釋疑懼之情，終以朕志告羣臣者，欲其審好惡之辨。前日羣臣倡浮

言以惑衆者傲上從康其病證也。具乃貝玉其病根也。今雖已遷而病證猶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息以革傲上從康之病證。終曰不肩好貨無總貨寶。使除具乃貝玉之病根。然後上能敬君下能仁民。而可以永建國家無窮之基矣。

呂東萊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此蔡氏所以重歎其賢也。

說

悅命上

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朱子曰。不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大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

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

上言天子是泛說。下言王方是指言高宗。

高宗夢傳說。朱子謂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程子謂高宗至誠。思得

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多矣。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蓋高宗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

高宗夢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箇帝賚之。若說只是天理亦不得。張子曰。高宗夢傳說先見他容貌。此是最神。

陳三山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矣。然此不可以常情拘常事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

傳說而效其所爲必有以私意川人不合於公論者若漢文以夢得鄧通豈足憑哉君非高宗一段議論却不可少

築只依孟子作版築爲是

此段作三節看都是切於望說納誨底意思蓋作礪以成器望於說者切矣舟楫以濟險望於說者加切矣霖雨以澤民望於說者至是愈加切矣故曰一節深一節

朕心曰沃者如土壤之焦而受膏澤之潤欲其浸灌漸漬而入之深也相業莫要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惟以心乎心而已

王氏云己之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己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此二喻較前爲益切矣

陳新安云高宗以納諍輔德爲命。知命相之大本。傳誠以從諫克聖復命。尤如致君之大本。蓋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而人臣進言之機也。

說命中

后王君公皆有大夫師長以承之。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

傳說進戒于王。開口便說明王奉天治民下文。詳言治民之道。皆其

奉天者也。

憲天聰明。因上文奉若天道而申言之。爲一篇之綱領。自此以下皆其條目也。

惟口起羞。四句朱子謂皆是審底意思。蓋上二事人加於我者不可不慮。下二事我加於人者不可不省也。這都是教高宗用省察工。

夫處主氏炎曰此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而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蓋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知羞戎於未起之前。知衣裳于戈於在笥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上節是聰明之見於修己者。此則聰明之見於用人者。呂氏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非憲天聰明矣。

吳氏謂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用人者當深以此爲戒。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王氏謂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惟未動審於慮義。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于時而動。非聰明也。

過誤出於偶然。本只無心之失。作非出於有意。反成有心之惡矣。

陳新安曰。事神則難以上。皆憲天聰明之事。事事物物皆有天然至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卽是私意。非天之聰明矣。愚按此數者。都是憲天聰明用工夫處。誠能隨事致戒。而皆盡其當然之理。則聰明之用與天爲一。非聖而何。

朱子曰。伊尹傳說之言。雖爲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己者。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張南軒說此爲已知者言也。知者聖凡之分。豈可云易。傳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朱子謂此等議論儘好。陳新安云。知對行言。自傳說始。而致知力行。遂爲萬世學者爲學之法程。觀南軒復文公說知字如此具重。

而文公稱賞其說如此則可見矣

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言不實見於行。徒從亦不濟事。
說命下

交修者剛柔可互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

求多聞而不惟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正。而所聞愈惑矣。蓋求多聞者。建事之本。而學古訓者。明理之要。欲建事而非多聞之求。則所知有限。固不足以立事。既能多聞而非古訓之學。則擇而不精。亦安保其無失哉。此建事者不徒貴於多聞。而尤貴於學古也。

朱子曰。而今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
如何地修。傅說曰。學于古訓。至匪說攸聞。蓋聖賢說出道理在這

裏必學乎此後可以有得。經籍古人言學字自說命始。

真氏曰：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

朱子曰：遜順其志，抑下道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脩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得件數多也。

遜志只是常以卑遜自下爲心方纔能受天下之善時敏者無時而不敏是孳孳不已工夫無有間斷時也陳新安云驕與怠最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惟遜則不驕敏則不怠遜而濟以敏厥修所以來也雅言氏云厥脩乃來是遜志時敏之效道積厥躬是允懷于茲之效其功效雖有淺深要之皆自學之事也

此節集傳本於朱子朱子云已學既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蓋初學得者是半而推以教人是敏之功亦半也自學學之半也教人亦學之半能自學而不能教人則是能成已而不能成物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以自學者能明德而不能新民非學之全也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

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也。

至此方是爲學之極功，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

又曰。

傳說此段說爲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

自遜志至典學是學之次序，監先王成憲是學之準的。蓋欲高宗以湯爲法也。

君德之脩替乃賢才進退之所繫，故欽承之言必繼於無愆之後，而旁招之語特爲欽承而發也。

始說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期待其君。至此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真西山謂學者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誠哉。

高宗彤容日

彤祭明日又祭之名。按彤只是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耳。然不曰享而曰又祭者。蓋尸猶有鬼神之道故也。

昵謂禰廟。豐于昵雖過於厚。也是他過處。祖已先正心而後正事。由本以及末。亦可謂大臣矣。

陳三山曰。爲雉雉訓王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未始指王而言。辭不追而意獨至矣。呂東萊曰。非祖已諷諫。不敢直言。蓋

高宗聰明不待深言也

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又聰明憲天脩德素與天合。故於祠事畧過豐。飛雉隨卽應之。固見天之警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

西伯戡

堪

黎西伯位諸家指武王說爲是吳臨川謂武王嗣爲西伯其戡黎當是伐紂之時黎在畿內周師先戡

黎而遂乘勝以進紂却也

書中言性此是第三見。不虞言人所受於天之性爲私欲所蔽而不能省察也。

惟與天德同者方可責命於天。如孔子謂天生德于予。天未喪斯文。桓魋匡人其如予何是也。

功事也。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此蓋惡之積也。

呂氏曰：祖已始終無咎，周之辭。犬比作事，至仇敵亦以爲是，則是可知矣。於此知周之盛德也。

微子

釋文以酒爲凶曰酌

微子言吾家毫遜于荒，是他已有去底意了。故箕子於此深贊其去之之謀，前後文相照應。

陳三山說：忠臣之于國，明知天命之將絕，未嘗不勉強扶持之，以求萬一之幸。未有安坐而視之者，此箕子之心也。

各安其義之所當，盡微子以去爲義之所安，箕子以不去爲義之所

安自達其志于先王微子以志在宗祀自達箕子則以志在諫紂
自達是皆可獻之先王而無愧所以總之曰使無愧於神明而已